《上海骷髅地》

由合约摄影师杜斌撰写的名为《上海骷髅地》的新书上周在台湾出版。(网络截图)

《上海骷髅地》连载(一)....3
《上海骷髅地》连载(二)....13
《上海骷髅地》连载(三)....15
《上海骷髅地》连载(四)....18
《上海骷髅地》连载(五)....22
《上海骷髅地》连载(七)....25

一本名叫《上海骷髅地》的小书，直连:http://tiny.cc/meyarw揭露出世博背后的斑斑血迹,当上海世博会极尽奢华，光鲜登场时，在海峡对岸这本书出版了。《上海骷髅地》这本小书以照片和文字，真实地记录了在上海世博会开幕之前，那些遭到强迫拆迁的上访者，如何被欺凌、绑架、关入秘密监狱、遭受酷刑、送入精神病院以及灭绝肉体的遭遇。

书中详细记载了段惠民兄妹上访八年，被酷刑折磨，最后段惠民被活活打死，死后尸体还被扣押的全过程。

书中还描述了潘蓉家在 2008 年被迫拆迁时，遭挖掘机、消防车、警车、公安等组成拆迁大军赶走的经过。

书中也讲述了餐馆业主金月花的经历。金月花的餐馆被强拆，因为赔偿太少，〝抢了一头牛， 只给一只鸡的价格〞，金月花坚持不肯签字而维权上访，89 次赴京被截，金月花最终被送进精神病院。

《上海骷髅地》的作者是《纽约时报》驻北京分社的摄影记者—杜斌。

据香港《明报》报导，杜斌表示，他去年 9 月底首次接触上海访民，在这些人讲述故事的过程中，每一个故事他都是在悲伤中听完。在历时近两个月的写作过程中，他的眼睛一直充满着泪水。

他在书中写道：

在上海，一群无名小卒遭遇了这个星球上最浩大、最残忍、最邪恶的拆迁史诗革命：中国共产党掌权者以城市改造之名，官商勾结，联手铲除了他们合法的栖身之所；数百万人选择了妥协和沉默，仅有数以千计的无家可归者勇敢地站出来捍卫自己的权利，但他们只能无助地哀号到气断身亡。

段氏兄妹被十几名打手包围，尽管没像 1998 年强迁时被戴上手铐赶出家门般的羞辱，但还是不能逃过暴打。打手骂段氏兄妹说："这下你们死定了。"

段氏兄妹不是罪犯，是上访者，来自中国人口最多和最大的工业城市，也是官商勾结强迁最疯狂、镇压上访者最彻底的城市——上海。段氏兄妹面临的窘境，仅是上海成千上万被强迁的上访者悲惨命运的一个缩影。

上海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发家地。这本小书是要为被剥夺尊严的人说一句话。描述的不是强迁的过程，而是共产党权力如何与公民的肉体进行抵死战争。

《上海骷髅地》的编者评论说：这本书中，每个故事都让人坐立难安，但这些确实是发生在"进步的中国"的真实故事。

据媒体报导，因建世博场馆，而被强行拆迁的上海居民，超过 1 万 8 千户。在世博开幕期间，他们多数被软禁，而一些想到世博会馆抗议的访民则被抓捕关押。

新唐人记者周玉林、薛莉综合报导。

《上海骷髅地》连载(一)

《上海骷髅地》连载(二)

《上海骷髅地》连载(三)

《上海骷髅地》连载(四)

《上海骷髅地》连载(五)

《上海骷髅地》连载(六)

《上海骷髅地》连载(七)

【大纪元 5 月 5 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严修报导）一本名为《上海骷髅地》的新书上周在台湾出版，由合约摄影师杜斌撰写。该书讲述上海世博繁盛背后的血泪故事，采访了因当局建设场馆强行拆迁、被迫走向上访道路的民众，记录了他们的遭遇。有被访者说，不要只看到上海繁华绚丽的一面，只有接触生活在上海这片土地上的民众才能了解到上海最真实的一面。

香港明报星期二消息，一本名为《上海骷髅地》的新书上周在台湾出版，披露了世博会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作者是美国《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的合约摄影师杜斌。他在接受明报记者

采访时说：掌权者以城市改造之名，官商勾结，联手铲除了那些人的合法的栖身之所。正是这强迁过程，造就了世博的“辉煌”。

星期一，本台记者电话采访了杜斌，他说，过去十年他一直关注访民的情况。去年九月，他首次接触到十位来自上海的被拆迁户，听他们诉说了各自的遭遇，但是当时他并没有为此出书的念头。之后，再接触到更多来自上海的访民，使他改变初衷，“后来他们又有上海的人来北京跟我见面， 我又听他们讲述了一些故事以后，我觉得不可以装作没有听见，因为我是一个人，任何一个人只要他是两条腿会走路的，只要他会思想的，都不可以忍受这些事情，其实很简单，我写这本书，只是要告诉一下别人，告诉一下读者，作为一个人，活着，他是有尊严的，而且今年的两会，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他的工作报告里面也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人民更幸福、更有尊严。我说他说的非常有道理，这么多年了，中国的老百姓就需要尊严，所以我也不会在我的书里攻击中国没有人权，或者没有其他这类的东西，我觉得政府也不爱听，说实话我也已经厌烦了写这些东西，那我们就讨论讨论关于人的尊严的问题，所以这本书就是写的关于人的尊严的事情，都是小得不能再小的事情。”

报导称，书中以多幅照片和文字，图文并茂地讲述了自 2000 年上海承办世博会以来，6 名被强行拆迁的民众的故事。据了解，在上海世博场馆建设过程中，共有超过 1.8 万拆迁户；多数人选择妥协和沉默，但有千百人选择捍卫权利。 书中描写了世博工程强制拆迁如何令 53 岁的周敏珠，2005 年被强行拆迁，后维权上访被捕，2009 年 3 月中风后死亡，以及其它 5 人被绑架、关进监狱、遭受酷刑的故事。

书中记录的其中一位被拆迁户金月花，曾经多次到北京上访被截访，也曾被送进精神病院。星期一，本台记者电话采访了被软禁在家失去自由的金月花，她说从世博会开始以来，就有人 24 小时看守着她，连出去买菜都不行。金月花说，杜斌书中描述的只是中国千千万万被拆迁户中极少的部份，有比这些更惨的遭遇，“这是反映我们上海动拆迁当中的一小部份，我们上海有成千上万这样的例子，包括我本人，有的比我还要惨，有的是死在劳教所里面，有的是在劳教所里被他们打得还有一口气的时候，被他们推出来。”

据金月花透露，至少有 10 位世博开幕当晚到现场观看烟花的访民，现在被当局刑事拘留。

杜斌是山东人，现年 38 岁。5 年前曾发表《上访者：中国以法治国下幸存的活化石》一书。《上海骷髅地》在今年 3 月开始动笔，上个月完稿。杜斌认为，类似在上海发生强拆的事件，实际上在全中国都很普遍。该书现在只发行了中文版，杜斌表示，他正在积极考虑出英文的版本，让世界上更多的人能了解中国的另一面，“我有这个打算，有一些工作正在进行中。我觉得这个事情，并不是说我把它写出来了之后，就不会再发生了。”

《上海骷髅地》连载(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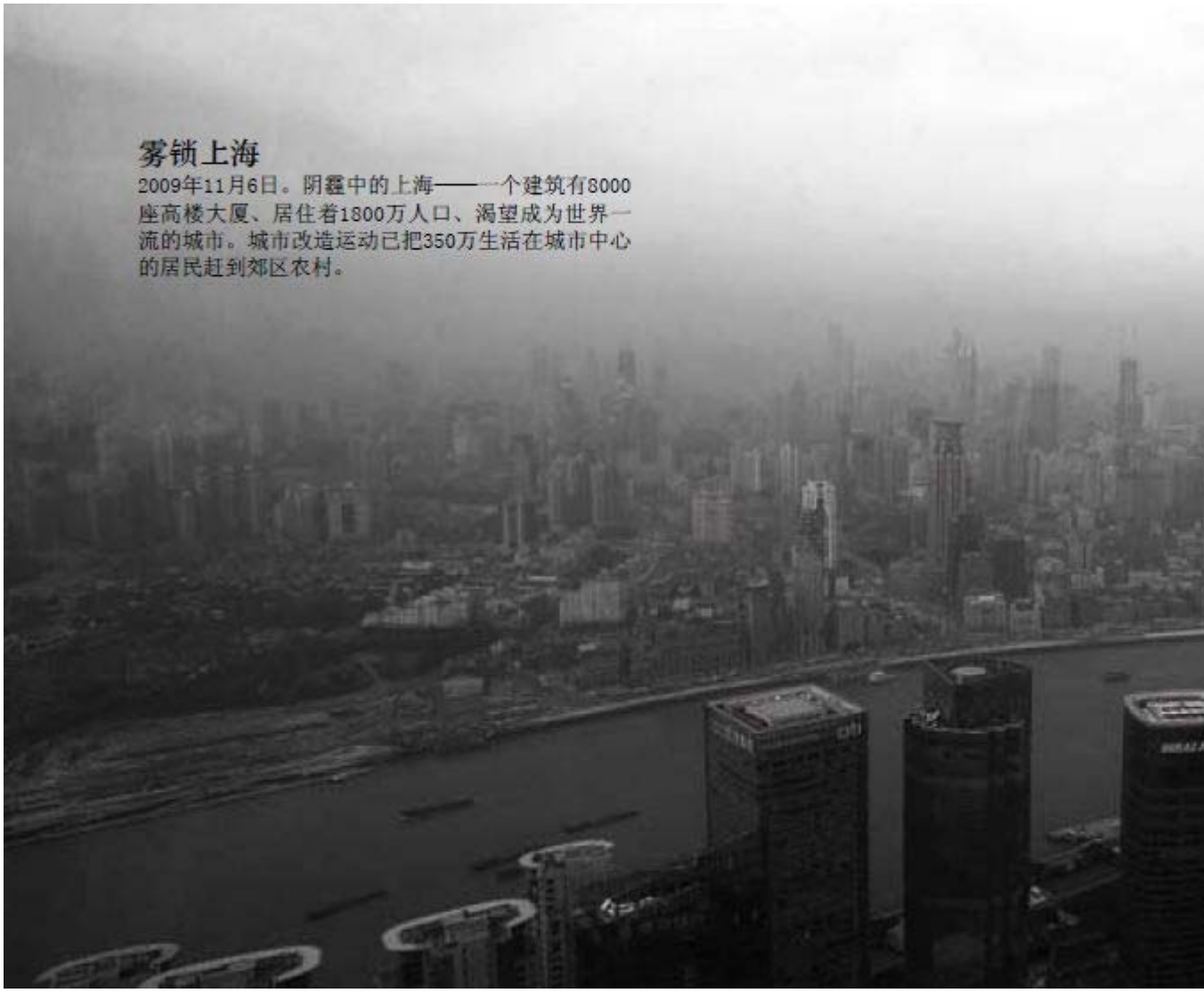
翻 墙:http://tinyurl.com/3e3k442 全文:http://is.gd/1SzG66

警察说：你死了不如一条狗。

罪犯说：我代表党和政府专门搞你的。

上访者说：中国共产党有原子弹和氢弹。我只有上访材料。

政法委书记说：如果我当党的总书记。对你们就要抓一批。杀一批。枪毙一批。



打断动迁户一根肋骨赔 5 万。打断二根肋骨赔 10 万。（上海市一个负责房地产开发的区长对动迁公司说。）

警察抓我。扯坏我妹婿的出租车椅子。请求赔偿。警察把我的妹婿打死；我被囚禁。父亲为我鸣冤。枉死在上访路上；我替妹婿和父亲上访。我被劳教 30 个月。（强迁上访者蔡文君在 2009 年 10 月 1 日国庆节说。）

中共采用法西斯黑社会的种种手段。包括黑监狱、酷刑的日常化剥去了其最后的欺骗和伪装……中共当局堵死了我们合法申诉的所有管道……对世界对人类同样存在的巨大危害将远远超过希特勒法西斯主义。（上海 1600 名民众在 2009 年 9 月 15 日《致辞美国国会人权听证会》的信中写道。）

它（共产党）可以无法无天。但是你不可以。你循规蹈矩的。它都要办你……我不知道这个社会怎么了？（上海市崇明县上访者杨莉说。2008 年 5 月 18 日。四川省汶川大地震的全国哀悼日。杨莉和家人被拆迁公司暴力赶出家门。她的睡衣被撕破。几乎一丝不挂。）

我死。烧成灰。也不会忘记中国共产党的恶。（遭到酷刑的强迁上访者张翠平在 2009 年 10 月 13 日说。）

不共戴天（代前言）

头盖骨般白的朝代。段惠民的头。值 500 万元。所以他必须死得很难看。

1

首都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去的地方。2006 年 11 月 3 日。北京前门。段惠民和妹妹段春芳入住一家小旅馆。前门到天安门广场的距离。即耳朵到眼睛般近的距离。零时 30 分左右。头盖骨般白的黑夜。上海市政府驻北京办事处（以下简称上驻办）高伟国、严建国、韩明等信访官员和警察闯进房间。将段氏兄妹抓上车。兄妹俩 11 月 2 日才到北京。段春芳患病。警察王丽娟让段春芳坐在前面靠窗的位置上。但藏在车内的十几名打手们不同意。推搡。似乎是担心段春芳抵抗差。禁不住打而跳窗自杀。

王丽娟让段春芳坐在车门口的位置上。但打手们仍不同意。继续向车里面推搡。其中一名打手上来。从后面薅住段春芳的头发。朝后拖。段春芳说："是警察叫我坐前面的。"

段惠民解释说："我妹妹的身体不好。"确实不好。段氏兄妹被十几名打手包围。尽管没像 1998 年强迁时被戴上手铐赶出家门般的羞辱但暴打还是不能逃过的。打手开心道："这下你们死定了。"

2

段氏兄妹不是罪犯。是上访者。来自中国人口最多和最大的工业城市、也是官商勾结强迁最疯狂、镇压上访者最彻底的城市——上海。段氏兄妹面临的窘境。仅是上海成千上万被强迁的上访者悲惨命运的一个缩影。

段惠民。48 岁。原上海家化集团公司职工。因与公司产生劳资纠纷而上访。后又因上海市徐汇区政府、上海市三级法院非法强迁住所而上访；妹妹段春芳。

46 岁。为强迁、流氓伤害、空难赔偿不公而上访。上访是中国独有的特色。头盖骨般白的抗议。

史载：远在 3000 年前的周代（公元前 1134 年——公元前 247 年）即有关于“击鼓鸣冤”、“拦轿下跪” 的上访记录；在 2004 年。中国官方承认上访案件达 1000 万起。上访人数每年超过 50 万人次。但实际数字远远大过这个数字。中国上访观察家保守估计：每年大约有 100 万到 150 万人次上访；2000 万到 3000 万起上访案件。能得到公正解决的上访人数和上访案件仅有千分之二。

而这千分之二里则不包括段氏兄妹的上访案件。北京各信访办对兄妹俩的提出的问题均没兴趣。但上驻办对兄妹俩的身体却惊人地着迷。

3

驻京办是地方政府设在北京的办事处。设立的初衷是协调地方与中央政府的联络。但现在已蜕化为地方政府在北京拦截、抓捕上访者的帮凶。全国各省市驻京办约有上万家。几乎每个赴京上访者的身体都要过驻京办的手。

信访制度声名狼藉。党寝食难安。但无力解决。国民的怨恨堆积如山。党仅有的办法是暴力维稳：以司法进行镇压。

上驻办的地址之一设在北京上访接济站。并承包了第五层楼整个楼层。接济站隶属于北京市民政局。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为救济生活无着落的上访者专门设立的救济部门。但却成为上驻办迫害和镇压上访者的第一屠场：

头盖骨般白的上驻办。

为数众多的上访者称：“上海访民们的呼救声和尖叫声充斥在北京接济站整幢大楼……但却没有一个领导与工作人员出面来制止酷刑。”

段惠民上访 8 年。每次赴京都要过上驻办的手。段的肉体已被摸了个遍。

“我宁可拿 500 万买你的人头。”上海家化集团公司掌权者警告段惠民。“也不给你 1 分钱。”

4

掌权者不是吓唬段的。段 8 年没有拿到 1 分钱。上驻办占据首都制高点。天生似乎不喜欢把上访者当人看。为数众多的上访者称：上驻办官员挂在口头上的话是将上访者比喻为货物。在北京各个信访办抓捕上访者叫采购货物；押送上访者回上海叫运输货物；把上访者交接到各区县官员手里叫分流货物；惩罚和虐待上访者叫货物进锅；把上访者劳教、判刑、强送精神病院或者肉体灭绝叫货物下肚。上访者永远被拴在上海的胃里。头盖骨般白的食肉兽。

5

段氏兄妹有幸赶上了拆迁造成的好时光。党要以令人头晕目眩的着装来炫耀其执政的合法性。

上海历史悠久。史载：它在 6000 年前即已成陆地；整个市区全部成为陆地约在 10 世纪前叶；元朝 1291 年正式建上海县。是上海建城的开始；1921 年 7 月 1 日。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孵化器（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此召开）；1949 年中共夺政。至今 60 年。上海成为中国的经济首都。

上海的拆迁史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小步快跑：1950 年到 1990 年。是发展缓慢期；1991 年到 2001 年。拆迁城市居民约 63 万户。拆迁房屋建筑面积达 2800 万平方米。是快速增长期；2002 年。上海申办 2010 年世界博览会成功。拆迁进入极度亢奋期。仅 2005 年度即拆除住宅建筑面积 851 万平方米。动迁居民 7.45 万户。其中近 2 万户居民、272 家企业要为世博配套设施让路。头盖骨般白的强迁。上海拆迁的特点简单：一是官商勾结的拆迁公司对安置地理位置、房屋面积和房产估价视被拆迁人强弱而定。说给多少就是多少；二是拆迁公司拿不出法院的裁决书即法律依据；三是由政府、房产局、强力执法机关和拆迁公司雇佣的打手实施强迁。

在强迁中不死人才是天下奇闻。上海在这一点上向全国看齐。曾有官员公开称："哪个地方拆迁不死几个人啊？气死的、吓死的、逼死的……"

拆迁像龙卷风。上海市一家拆迁公司掌权者说："共产党就是法西斯。天下都是我们共产党的。"

官方称："改革开放以来上海的旧城改造的规模、速度和质量创造了世界城市更新运动的奇迹。"

但深受拆迁之害的上海民众却称："改革开放 30 年就是中共当局公开轮番对广大人民实施野蛮的抢劫及肆无忌惮地侵犯人权的罪恶史。"

罪恶在段氏兄妹身上得到彰显。上驻办打手群殴兄妹。驻京办官员、上海警察站在车外。欣赏哪个打手打得最卖力。

打手们越打越开心。十几个人轮流骑在段惠民身上暴打。车上 8 名上访者亲眼目睹。有上访者大喊救命。打手以拳头回应。上访者丁培芬说："再打要出人命的。他们（打手们）不让我们喊。"

6

段惠民口吐鲜血。段春芳已被殴打致心脏病发作。满身伤痕。衣服上沾满血迹。警察叫她反穿衣服。

11 月 3 日。凌晨 1 时 30 分。驻京办官员和上海警察欣赏够了。叫打手们歇歇。驻京办官员拨打北京 119 紧急求援报警电话。北京大栅栏派出所迅速出警。驻京办官员告诉赶来的警察称：段惠民手持剪刀行凶伤人。首都警察绝不放过一个坏人。警察立即把身负重伤的段双手反铐。拖走。段向首都警察陈述事情经过。请求验伤。“我的手指流了 3 个多小时的血。”段说。“大栅栏派出所不给我看病。更不曾开具验伤单。”

11 月 3 日。中午。首都警察将段还给上驻办。头盖骨般白的交还。后来。目击证人、上访者袁惠庶、丁培芬和上驻办警察严建国作证："没看见
（段惠民拿剪刀伤人）。"12 段说：自己确实带了把生活用的小剪刀——剪手指甲的指甲刀。但被打时根本没拿出来用过。"根本没打伤过别人。"

7

段的亲人控告北京大栅栏派出所：执法机关把段送给没有执法权、伤害段的凶手——上驻办违反司法程序。代理律师称：警方把段移交给上驻办过程中明显证据不足。但党和强力机器是一体的。党禁止强力机器成为被告。所以法院判段家败诉。头盖骨般白的司法系统。北京市中级法院法官通过电话警告段春芳：接受法院出面的调解。否则可能遭到段惠民一样的下场。法官说到做到。只是比较仁慈。没把段春芳打死。而是将她劳教 18 个月。

阻止上访者赴京请愿。党允许用任何能想到的绝招。上海的绝招出奇地多：由上驻办打先锋。拿下上访者；每天用特快火车押送 44 名上访者（火车餐车所能够接纳的人数）回上海；上海 19 区县自设法制学习班（上访者称其为黑监狱。是指法院授权之外的秘密监狱。由各级官员自由选择关押上访者。关押多久要视官员心情好坏而定）。直到把上访者关押到息诉罢访为止。上访者赴京请愿。上海掌权者心惊胆寒。镇压是掌权者拿手的法宝。恰如强迁上访者杜阳明所说：所有上访人都沿着被侵权、强迁–上访–无结果–再上访–无结果–反复上访–打压（监控、监视居室、手机、电话监听）–再上访–截访、遣返–再上访–传唤、治安拘留、刑事拘留–释放再上访–刑事拘留、取保候审–释放再上访–劳动教养–释放再上访–刑事拘留、逮捕–劳动改造–侵权无代价释放。上海市当局曾提醒上驻办。对待赴京上访者要做到：把握技巧。千万不要打死在北京。

上驻办技巧把握得极好：确实没把段打死在首都北京。

8

据曝光资料证实：上海有 980 名上访者（几乎都是强迁上访者）被列名稳定监控。国家召开重要会议、重大节日或者外国国家元首来访即受到惩罚。不是关进黑监狱即囚禁在家中。段氏兄妹是重点稳控中的重点。头盖骨般白的稳控。

9

中国信访制度像个按摩器。只能起到安抚作用；北京中央各信访办把上访者打发回地方。地方再打发到更小的地方。直到打发到上访者要抗议的对手的手掌心。其中上海强迁上访者被打发到动迁公司手里。而上访者正是由于动迁公司无拆迁法律依据才上访的；动迁公司的后台老板则是掌握生杀大权的政府。党的总书记胡锦涛称：中国是法治国家、和谐社会。但为数众多的上访者却称：中国是独裁国家、喝血社会。头盖骨般白的国家。上访者的国家不在人间。而段的国家显然不在这个世上。

10

11 月 4 日。段被押回上海。段春芳见到遍体鳞伤的哥哥。她说："哥哥身上都是乌青肿。行走相当不便。"

段春芳和父母亲以及弟弟段若飞到外滩派出所。请求释放段。并说段已被打成重伤。应该允许先行治病。派出所掌权者拒绝："段惠民没伤、没病。"

头盖骨般白的滥权。当晚。段被刑事拘留。

段每天发 40 度以上的高烧。流鼻血。吐鲜血。

警察强迫段承认：是他用剪刀伤害了政府的人。段拒绝。

警察惩罚。段回忆说："警察不让我睡觉。让我一直坐着来折磨我。警察还说我'坐 2 个星期也不会死'。"

段写信通知亲人请律师和送御寒衣服。街道政法委掌权者告诉段的亲人：请律师是绝不可能的；"段惠民冻不死的。"

11

掌权者料事如神：段没死。

11 月 29 日。由上海市劳教管理委员会出面惩罚段了：段被以扰乱社会治安秩序罪劳动教养 1 年。

12 月 25 日。段被送往上海市劳教所中转站。检查身体。此时血压、心律已严重不正常。中转站拒收；警察将段扔在中转站。段提出看伤。中转站拒绝。

12 月 28 日。段重度昏迷。才被送到上海市监狱医院。

12 月 29 日。监狱医院对段发出病危通知书。医生告诉警察：段治病至少要花四、五十万元。段已活不过 3 天了。

12 月 31 日。掌权者动了怜悯之心。头盖骨般白的怜悯。以段患有严重疾病为由申请保外就医。

12 月 31 日。16 时 30 分。段正在输液。警察将段强行拖走。拉到外滩派出所。段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了。拒绝离开派出所。警察暴打段。由 6 名警察押送。将段丢到段春芳家门口。段回忆说："我不肯下车。外滩派出所所长金军用穿着皮鞋的脚猛踢我。"

段春芳知道哥哥凶多吉少。她说："警察其实就是抛尸。"

杀人灭口：2009 年 11 月 7 日。上海。74 岁的胡小妹手持儿子段惠民的遗像。段惠民死于世锦赛的暴打和政府的准备。

12

段满身淤伤。吐血不止。脸惨白。头盖骨般白的白。段的亲人在上海市委、市政府抗议。无人理会。段吐血不止。脸无人色。掌权者终于被打动了。段被送往瑞金医院进行抢救。掌权者也知道段要死了。拒绝让段住病房。段躺在医院走廊接受身体检查。医生说：段胸部、大脑积血。胃出血。肚子里都是血。血液及其它指标多项不正常。段的伤是外力所致。医生说：如果段被打后立即治疗那么 15 天即会复原。现在送来太晚了。段的脑子和肾脏里都有淤血。而且已变质。致使内脏全部坏掉了。医生对段若飞拍着桌子责怪道："怎么现在才送来？简直是拿生命开玩笑。他
（本来）是有救的。"

13

2007 年 1 月 1 日。22 时。段拜托弟弟：照顾好爸爸妈妈、自己的儿子和妻子。还请弟弟千万不要再去上访了。免得走上自己这条不归路。

段右手输液。不断用左手拍胸。说："内脏翻腾。想喝冷水。"

1 月 2 日。凌晨。段昏迷。不断喷血。流鼻血。大量失血。血小板降至零。医院先以休息日医院无血浆、需外面送来搪塞。后又以需市政府批准。段至死也未得到救命的血浆。

1 月 2 日。上午。强迁上访者朱东辉探望段。朱东辉曾在看守所被剥光衣服、双手反铐、悬吊 3 天 3 夜至昏迷。并被警察用冷水浇、西瓜皮砸生殖器等酷刑。他看到段的模样怵目惊心：腹胀如鼓。眼、耳、口、鼻都在流血。他说："段惠民连生殖器都在流血。"

1 月 2 日。下午。上百名上访者和段的亲人聚集在病房。但段则像党所制定的法律般昏迷不醒。唤段。良久。段回应。嘴巴动。留下遗言："走在维权这条路上……总是要有人先死的……我走在你们前面了。"

段喷血。喷血。喷血。要用洗脸盆去接血；14 时 47 分。段头盖骨般白地死去。段的死亡诊断书上写着死因：急性白血病。

段想活。但党却要段死。因为段的国家不在这个世上。

段喷出的血。是人类鲜红的真正的血。头盖骨般白的鲜血。从嘴和鼻喷出。汇成一条鲜红的河流。不顾一切地朝眼睛的上方冲锋：一座崭新的、鲜红的上海地标建筑——东方明珠塔瞬间诞生了。犹如地球身体里倒长出的一根刺。

14

段的亲人痛不欲生。推着段的遗体。去上海市政府信访办请愿。成群结队的警察抢走遗体。塞进瑞金医院太平间冰柜里；段的亲人拒绝在死亡诊断书上签字；医院扣押了段的遗体。头盖骨般白的绑架。段不在这个世上了。掌权者要抢占话语权。在上访者中挨家挨户宣传：段是患上白血病死的。

而上访者则坚称：段是被党和政府打死的。法律是党的藏身处。段的遗体是党的人质。

15

上访者去段家哀悼。警察去段家抓人。最多一天抓走 500 余名上访者。段家只剩下 3 名还能喘气的人：段的爸爸段波平。82 岁。脑血栓。无法行走、生活不能自理；段的妈妈胡小妹。74 岁。装着心脏支架。浑身病；段的弟弟段若飞。48 岁。心脏病和脑血栓病人。政府看在眼里。挂在心上：只要还是个人就会去上访；警察在段家门前装设 2 台 360 度自动摄像机。24 小时监控；头盖骨般白的恐怖。段若飞说："我们现在绝对像反革命份子。"

16

段生前告诉弟弟。他在北京被驻京办打手暴打的情形。段若飞回忆称："打手打我哥哥。警察在旁边叫嚷着：'你们往死里打。整死他。有什么事情是政府埋单。'"

政府派遣官员跟段的妻子谈判。说："人已经死了。实惠一点。拿点钱。"25 段的妻子说："我的丈夫是被你们活活打死的；我年纪轻轻就守寡；我的儿子才 15 岁就没了父亲；你们不给我一个说法。就给我一点钱。今天你们可以把这个钱给我。明天又可以把我们杀害；这个钱能够解决什么问题？"

段的下场即上海强迁上访者的下场。头盖骨般白的路标。为数众多的上访者称：段惠民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每个上访者的身体都是党迈向凯旋之路：党做错了。也不晓得自己做了什么。

17

掌权者不小心浪费了一张纸：2006 年 12 月 31 日。暴力机器判决段劳教 12 个月。但劳教通知书尚未送达。段已死去。头盖骨般白的判决。不过。党还有绝招：把裸体的段藏在冷冻柜里劳教。现在。段在冷冻柜里被劳教已超过 30 个月。段已冷缩了。段已没有人味了。剥夺上访者的遗体。是党最后解决的方案。段死。无人担罪。胡小妹哭泣。说："我的儿子犯了什么法？"

18

段不是这个星球上死于共产主义暴政的最后一个人。在上海。强迁上访者接二连三地死去。非正常地死去。众多暂时还活着的上访者知道：自己随时会莫名地死去。上海取得伟大成就的秘密是什么？曾经帮助上海强迁上访者打过 500 场拆迁官司的维权律师郑恩宠说："那就是暴力征地、拆迁恐怖……低价征用土地、高价倒卖土地。"

19

头盖骨般白的天空。一直挂在那儿。党一动也不动；仅仅是段移动了。好好玩吧。再没啥可说的了。再见。

RSS全文订阅中国禁闻，不翻 墙看禁网，SSL全程加密，安全可靠方便 | Email订阅

《上海骷髅地》连载(二)

翻 墙:http://tinyurl.com/3e3k442 全文:http://is.gd/1SzG66

冷兵器与热兵器的战争

挖掘机爬来了。消防车爬来了。警车爬来了。警察爬来了。拆迁大军爬来了。地震来了。潘蓉想。

1

地球尚好。只是潘蓉的房屋要震了。

潘蓉。43 岁。原籍中国。上海人；她和她丈夫张龙其在 1997 年加入新西兰国籍。祖上遗赠下来的产权房。仍寄放在上海闵行区华漕镇吴家巷村；她在 2005 年改建。修成近 500 平方米的 4 层小洋楼。

但美景不长。这栋小洋楼地处虹桥机场旁。要为上海 2010 年世博会让路：上海虹桥机场要扩容。

拆迁方是上海机场集团。给出的拆迁面积、房屋估价和补偿金额少。潘蓉无法接受。但身经百战的拆迁方和政府掌权者能接受；闵行区房地产局送来强制拆迁行政裁决书。

潘蓉和张龙其告诉拆迁方：如果有法院的合法判决那么我们将绝对服从拆迁。拆迁方拿不出法院文书。

潘蓉给新西兰驻沪总领事馆和上海市政府打电话陈情。无济于事。

张龙其似乎知道法律只爱有权有势者。他以汽油灌进啤酒瓶。自行制造燃烧瓶。还拿出准备带回新西兰打野鸭子的弓弩当武器。

但潘蓉认为繁华大上海一定是守法的。毕竟自己是外籍人士。上海还是要讲究国际影响的。她说："总不会一点道理都不讲吧？"

2

但法律却像房子一样是守不住的。

挖掘机碾着2008年6月12日清晨赶来：闵行区政府、房地产局、城管局、华漕镇派出所及华漕镇政府动迁办等拆迁职能部门来了；潘蓉和张龙其惊醒。夫妻俩知道大事不好了。请表弟徐均在房间照顾5岁的儿子。

数十名拆迁大军列队。警察迅速拉起警戒线。圈起小洋楼；数台挖掘机随时打前锋。2台消防车随时准备扑灭被强迁者的怒火。

警车趴着。警灯闪着。警察看着。拆迁大军笑着。肚子喝满水的消防车颤抖着。挖掘机呕吐着一个又一个黑烟圈。

潘蓉急忙给新西兰驻沪总领事馆和上海市政府打求救电话。没人听电话。拨打警察紧急求助电话。警察拒绝出警。称：这是政府在执行公务。救命稻草没了。怎么办？潘蓉和张龙其翻出一瓶威士忌。灌下一大口。壮胆。爬上房顶平台。张龙其的武器：一架黑色的弓弩。一堆啤酒燃烧瓶。潘蓉的武器：一个小电喇叭。

3

潘蓉示警。她持着电喇叭喊道："我们是新西兰公民。请你们不要做出任何的举动。否则会发生流血事件。"一个比潘蓉的小电喇叭更大的大电喇叭回话："不管是哪个国家的人……不遵守中国的法律……要遭受查处。"查处的挖掘机开始攻击。挥舞着铁爪。抓向孤零零的小洋楼。抓向潘蓉和张龙其。抓向躲在房间里的徐均和5岁的幼童。像军人敬礼。潘蓉在小电喇叭里喊道："你是什么法律？你代表法院吗？"

大电喇叭短暂沉默。回话："你这个卖国贼!"小喇叭与大喇叭大战。响声在四周林立的脚手架和起吊机间爬升。警察看着。警灯闪着。警车趴着。挖掘机呕吐着一个又一个黑烟圈。喝满水的消防车颤抖着大肚子。拆迁大军骚动。像枪膛里待命的子弹。张龙其焦急地看着房前房后。提防挖掘机上来敬礼。

4

小电喇叭喊道："如果有法院的裁决书那么我欢迎你们进来……侵占我的财产……我就要以暴易暴。"大喇叭闭嘴了。该由挖掘机和消防喷水龙头回话了。挖掘机一下又一下敬礼。消防喷水龙头一阵又一阵呕吐。水泥混凝土围墙拼尽最后一口气。倒下死了。潘蓉和张龙其不愿意让自己倒了。

潘蓉丢下小电喇叭。拿起自制的燃烧瓶。点燃。奋力抛向不停敬礼的挖掘机。

她后来在法庭被告席上说："不想自己的家园就这么眼睁睁地被人毁掉。"

5

但政府的拆迁大军决意要毁掉这一切。像挖掘机的敬礼。像消防车的呕吐。燃烧瓶咳出的火与敬礼的挖掘机亲吻。成团的火球。散开。再聚拢。朝上爬升。钻。散开。往上钻。再聚拢。使劲往上钻。散开。往上钻。再聚拢。像上海新的地标建筑——东方明珠塔诞生了。消防喷水龙头呕吐。对准火舌。也就是对准这座幻影中的东方明珠塔呕吐。

6

燃烧瓶咳出火。挖掘机愈战愈勇。消防喷水龙头对准火。对准赤手空拳的潘蓉。对准背上斜挎着派不上用场的弓弩的张龙其。对准小洋楼。对准5岁幼童的哭声。

燃烧瓶咳出火。挖掘机向二楼敬礼。放下。再敬礼。半边阳台没了。幼童呼唤妈妈：我不要死。我害怕。

7

潘蓉也害怕。张龙其同样也害怕。小人物没见过这样的阵仗。消防车不停地呕吐。挖掘机不停地敬礼。呕吐。敬礼。呕吐。敬礼。

8

消防喷水龙头越呕吐越有劲。看。都呕吐到了 4 楼。呕吐到了夫妻俩身上。拆迁大军向夫妻俩投掷石块。一个比一个投得准。夫妻俩笨拙地闪躲。拆迁大军的统帅似乎无法忍受这种愚蠢的闪躲了。一声令下：扒倒门窗。一台挖掘机敬礼。笑着刺进防盗门。防盗门倒下死了。是时候动手了。冲刺。数十名拆迁大军从破损的洞口爬入。像子弹爬出枪膛。警察笑了。统帅笑了。挖掘机敬礼更快了。消防喷水龙头呕吐的更剧烈了。楼上的夫妻俩似乎哭出声了。

9

哭是有理由的：夫妻俩很快倒霉了。拆迁大军把这对可怜的夫妻押出楼来。反剪双手。潘蓉在前。张龙其在后。拆迁大军似乎无法忍受这对夫妻的狼狈样。一拥而上。摁倒。跪地。打。

10

警察似乎无法忍受这对夫妻的狼狈样。站在警戒线旁。笑。打开警车后门。拎着手铐。迎候夫妻俩的光临。

11

警灯闪着。警车趴着。警察笑着。警车张开不大不小的口。正好把夫妻俩吞了。手铐是镇静剂。夫妻俩安静了。夫妻俩很快被呕吐进了监狱。罪名：妨害公务。喇叭战。肉搏战。前后 2 个小时。拆迁大军把 4 层小洋楼吃了。

12

挖掘机爬走了。消防车爬走了。警车爬走了。警察爬走了。拆迁大军爬走了。该是别处地震了。或许临到地球了。

13

在上海。哺乳动物之间的战争。2 个小时。什么都可以没了。

RSS全文订阅中国禁闻，不翻墙看禁网，SSL全程加密，安全可靠方便 | Email订阅

《上海骷髅地》连载(三)

翻 墙:http://tinyurl.com/3e3k442 全文:http://is.gd/1SzG66

共产党就是共产了你的财产

金月花女 46 岁 北京 2009 年 10 月 1 日

1

我是个体工商户。开餐饮。店面 336 平方米。其中有 270 平方米是营业用房。是我的合法私有财产。2000 年 10 月 17 号。官商勾结。动迁公司强拆我的房子。我不在家。撬锁开门。把我的居住房和营业用房全都铲平了。什么物件都没有拿出来。

2

拆我的房子。政府没有公示。也没跟我沟通。什么都没有。起诉。到政府部门去调材料。我才知道：动迁公司拆我的房子。没有拆迁许可证。也没有任何的合法手续。法院判决说：动迁公司没有拆迁许可证。可以先拆迁后补办。

3

我依法上诉到最高法院。都是败诉。上海有几千像我这样的案例。没有一个赢的。法院判我输。实际我没输。法院是为政府和动迁公司服务的。不伺候我。在闵行区法院。每一位法官都得到动迁公司赠送的一套房子。一个法官告诉我说：我们知道你冤。但再告也不会赢的。

4

我上访10 年。赴京 89 次。不断给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写求救信。现在已寄出 1.5 万封信。没有回音；我知道没有用。但做总比不做好。闵行区信访办官员李致峰警告我：你上访去联合国都没用。

5

我问区长金士华：政府怎么可以抢老百姓的合法财产呢？区长金士华答：这房子。我们看上了。就是我们的了；什么叫共产党？共产党就是共产了你的财产。我说：你们这样子是犯法的。区长金士华答：犯什么法？我们就是法！

好大喜功

2009 年 11 月 6 日。上海。一个拾荒者坐在世博会宣传画旁边。上海世博园区选址面积和动迁量为 150 年以来历届世博会之最。但上海官方预计：世博会将亏损 10 亿元；巴黎国际展览局主席蓝峰（Jean-PierreLafon）说："我认为这次世博会无疑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和深远的意义。"

我什么都不会写只会画牛羊

李贵容女 39 岁上海 2009 年 6 月 4 日

1 我是上海 2010 年世博会被强迁户。2009 年 6 月 4 日。是六四20 周年纪念日。我去天安门广场悼念死难学生。被抓。押进上海市政府驻京办。打手让我拿 350 元。说。这是从北京回上海的路费。

我说：没钱。

打手问：可以打欠条的。你会写字吗？

我答：不会写字。

打手问：你会什么？

我答：什么都不会。只会画牛羊。

2 打手让我在欠条上画牛羊。画一个圈。再画一个圈。我画的牛和羊。谁也不认识。连我也不认识。

3 驻京办官员“小山东”齐立元气得骂我：操你妈的屄。你画的是牛还是羊？

RSS全文订阅中国禁闻，不翻墙看禁网，SSL全程加密，安全可靠方便 | Email订阅

《上海骷髅地》连载(四)

翻 墙:http://tinyurl.com/3e3k442 全文:http://is.gd/1SzG66

2008 奥运囚犯沈佩兰日记

8 月 1 日上海市闵行区马桥镇政府、信访办组织人员找我。对我非法囚禁。16 人 4 班倒；这些人由外地民工、农村联防队员组成。

8 月 3 日去做礼拜。出门遭拦截。被跟踪。

8 月 6 日外出遭到拦截。殴打。鞋子被扯坏；报警。警察不来。

8 月 8 日北京奥运开幕日。无法忍受非法囚禁。逃跑；夜。全球人观看奥运开幕式。我在黑夜中“马拉松”。

8 月 13 日 我逃到妹妹家。我穿着喇叭裙。马桥镇信访办主任董良指使五六名打手。把我衣服撕破。搞丢一只鞋。把我关进黑监狱。

8 月 14 日 黑监狱吓人：2 道围墙。3 道铁门。2 条狼狗。2 米高的铁窗。有高强度的辐射设备装置；头快要爆炸了。绝食抗议。

8 月 15 日 绝食 40 多小时。牢头周立天说：你绝食不吃饭。你没了。我们对手没了。叫我们去和谁斗？

疲于奔命

2009 年国庆节阅兵。53 岁的沈佩兰在北京躲避黑监狱。她 说：“上海市政府出动了上万名截访官员赴京抓捕上访者。”

8 月 16 日 绝食 60 多小时。看押我的人是居委会主任。亲手喂我吃饭。

8 月 17 日 电视机里在高歌“北京欢迎您”。我在受煎熬。

8 月 18 日 头痛。

8 月 19 日 血压升高；牢头周立天打我一拳。后来半个月爬不起来。

8 月 20 日 不准外出。

8 月 24 日 北京奥运会结束。被告知：外出要写保证书。保证不到北京上访。不写出不去；宁死不写。

8 月 25 日 头痛。

8 月 26 日 头痛伴有呕吐。随时会出现脑梗、中风、心脏病等后果；牢头拒放我看病；看管我的居委会主任担保：沈佩兰不去北京上访；才勉强
放我回家。

左哭右笑

2009年11月6日。上海市浦东区——世博园区核心区。这张照片上显示的场景证明拆迁仍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左边矮楼上挂着的横幅是上南路800弄居民的抗议：“谁把百姓的生命财产当儿戏？”；中间高楼下挖掘机正在拆房；右边是已建好的核心建筑之一——代表“城市发展中的中华智慧”的中国国家馆。

今天强奸死你

国家的剃刀

2008 年 3 月 16 日。上海。绝食抗议的金月花。闵行 区信访办官员威胁要把她送进精神病院。她说：“政府想把我治成疯子。这样就不用归还抢走的 我的房产了。”

2007 年 3 月 5 日。

北京。人民大会堂。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共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给 2900 名代表做 2007 年中国政府工作报告：“积极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上海。闵行区沪闵路 1744 号。政府设立的黑监狱。4 名男狱卒给强迁上访女金月花做 2007 年中国政府工作报告：“金月花。你现在我们手中。今天强奸死你。没有谁看见。”

RSS全文订阅中国禁闻，不翻 墙看禁网，SSL全程加密，安全可靠方便 | Email订阅

《上海骷髅地》连载(五)

你道歉也不给你下掉手铐

李玉芳女 40 岁 北京 2009 年 10 月 1 日

1

2007 年 7 月 1 日。我上访。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人行道上；巡逻警察搜出我包里的上访材料。带走我；交给上海市政府驻京办，押回上海。

7 月 3 日。我被关进杨浦区看守所。我发现警方把行政处罚书上羁押日期填写错了。这个日期必须经过一遍一遍程序审批。而这个日期对政府来说是权力的象征。管 教警察想骗走我的行政处罚书。我是在看守所里拿到这张处罚书的（在我被释放时管教退还给我这张处罚书。但上面注明的错误日期已被涂改过了）。

2

7 月 7 日。管教来。先问其他人要行政处罚书。没向我要。

管教问我：李玉芳。她们都交了。你为什么不交呢？

我问：你要处罚书干什么？

管教说：不知道。

我说：你不知道。还要它干什么？我为什么要交？按照法律程序处罚书已属于我个人。你现在问我要已不合法了。

她说：可能要核对每个人的情况。

管教在门口站了好久；我没办法。只能把处罚书交出来。

拿到处罚书。管教马上提审我了。

我意识到：管教把处罚书骗走。不会给我了。

我们监室有一个叫王生芳的。她的处罚书被管教骗走很长时间都没归还给她。

管教是想毁灭证据。

我请求管教把处罚书还给我。

管教说：我们给你保管。急什么？

我说：为什么还要你们保管？你们想掩盖什么？

管教不给。还喊来 7 个人。其中包括 3 个管教和 4 个在押嫌疑人。

这些人拉住我的头发。把我拎起来。一边拉一边打。把我拖到提审室。

3

在提审室。有 2 个警察承办我的案子。只警告我三句话：你要为你的公公婆婆设想；你要为你的小孩着想；要为所有的亲人安全考虑。

承办警察威胁我。是想阻止我到北京上访。

我说：事情一天不解决。我一直走下去。

我发现头发掉了好多。我手臂和大腿上都被打得乌青。疼痛。我请求验伤；我按报警器。无人理我；我叫。管教把厚铁门封闭。不让我的声音传外面。

我再按警报器。警报器没有反应。可能警报器本身有问题；我拿着茶杯使劲敲打那扇大铁门。管教露面。从监视孔外问我：你要干什么？我说：我要验伤。

无人理我。我哭。

4

下午 15 点。我哭累了。睡着了。管教命令我起床。我起来吃晚饭。洗澡。我刚洗一半。有五六个管教冲进来。还有 2 个男管教。管教命令我不要洗了。

男管教给我戴上手铐。把我铐在大铁门上。管教吼道：你违反监规。把报警器按坏。扰乱看守所秩序。

5

我被铐在铁门上。人站着。脚着地。双手举着被反铐。吊着比死都难受。整整铐了 3 天 3 夜。手指残废了。

24 小时亮着灯。监控探头对准我。晚上不让我睡觉。手肿得像馒头。我没劲。叫不出声了。

6

监室 30 平方米。住 15 人。吃饭是叫人喂的。大小便是叫人用脸盆接的。有 2 个卖淫的在押嫌疑人。看着我直流泪。监室里的人都同情我。天亮。我撑不下去了。我哭。

监室的人按响警报器。说：报告政府。李玉芳受不了了。哭了。我浑身抽筋。

管教们好像都没有听见。

7

第二天。中午吃饭。管教带着两副手铐来。把我手放松一点。一副手铐铐在我手上。另一副手铐铐在铁门上。再连铐我的手。

监室的人暗示我：请求管教。把自己放下来。我向管教道歉。

地狱入口

2009 年 7 月 13 日。上海。李玉芳在杨浦区看守所门前。“上海的繁荣是建筑在国民的头颅之上的。”她说。“它永远不配做一个文明的国际大都市。”

管教说：上手铐。你才知道错了；把手铐拿掉。你嘴巴又老（硬）了。管教还说：你道歉。也不给你下掉手铐。管教要我向所有的管教们认错。还要写悔过书。我拒绝。我是个维权者。不是罪犯。我再也不求她了。

8

一直把我反铐着。大小便憋得没办法。我只能说：我要大小便。监室的人都看着我。这让我害羞。我说：你们能不看我好吗？我拉不下来了。

9

3 天 3 夜。我都忘记自己是个人了。

吃饭。由 2 个在押吸毒人喂食。

大小便。一个人帮我解裤带。另一个人拿脸盆接。

男管教在监视器里看。

站得直坐得正笑眯眯吃果果

2008 年 3 月。北京两会。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左五）和市长韩正（左六）与上海市各区县信访办官员留影。这些信访办官员赴京的任务是拦截、抓捕上访者。而上访者是举报腐败官员。

●上海检察院 2008 年侦破贪污贿赂等公职犯罪 348 件 388 人。追缴赃物赃款 2 亿元。其中副处级以上干部 73 件 75 人。绝大部份与炒卖土地、房产开发和招商引资有关。

●1994 年至 2007 年。上海普陀区长征镇长王妙兴在土地转让、项目开发和公司改制等过程中贪污 9 千 7 百万元。

●2009 年 2 月 3 日。上海“炒房区长”——浦东新区副区长康慧军被判无期徒刑。他名下拥有 25 套住房。在房屋拆迁、土地转让、项目开发中滥用职权。非法获利 1 千 8 百万元。

●2009 年 10 月 23 日。上海“炒房处长”——浦东新区规划管理处处长陶建国被判无期徒刑。他名下拥有 29 套住房。在房屋拆迁、土地转让、项目开发中滥用职权。非法收受 1 百万元。

●2009 年 11 月 4 日。上海富豪、周氏集团董事长周小弟被判 14 年徒刑。非法倒卖浦东世博会园区附近 2536 亩土地。获利 20 亿元。

性生殖器比正义离警察更近

压榨

马亚莲在 1997 年的留影。她说："上海政府动用庞大的专政力量剥夺了我的诉权。"

1

上海警察酷爱女人的性生殖器官。马亚莲的遭遇就是明证。马亚莲。46 岁。3 层楼的私房被非法强拆。上访 12 年。被警察誉为上海市最"危险"的人；2 次劳教 2 年半；警察踢马的性生殖器；伤。无法去上访。

2

在黄埔区看守所。马抗议剥夺自由；天冷。被剥光衣服。双手反铐。上脚镣。被固定在铁刑架上 4 天 3 夜；男警察用麻袋蒙住马的脸。用宽皮带猛勒她的腹部挤压内 脏。直到她不能呼吸再放松。警察把马当作精神病人送到提篮桥监狱医院；马被按在床上。手脚呈大字型拉紧、上胸带捆绑长达 18 天；喝水、吃饭、大小便由犯人 监管。大小便拉在床上；男警察在监视器里看。

3

抄家。搜身。审问。警察、保安、街道干部随时拜访马；只要是党和国家的重要节日那么马就会被几个男人抬头抬脚抬进黑监狱；把马按到床上。由警察探索她的下身（性生殖器）。到阴道里找手提电话。

马说："我没有任何隐私。"

《上海骷髅地》连载(七)

认路饭

强迁上访者吃了死人饭。谁都坐不住了。

1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数百名客人来了。

2009 年 10 月 19 日。上海市西宝兴路火葬场。周敏珠躺在冰棺里替政府候客。

客人中的上海上访者 369 人。而政府的代理人、警察和便衣却数目不详。

2

客人们都是奔周敏珠而来。周敏珠。53 岁。上海市黄浦区市民。以经营牛肉包子店为生；2005 年。她的 2 栋房屋遭到强迁。由此迈上吃饭路——上访路。周的 妈妈周月珍。70 岁。卧床不能自理。动迁公司逼着她签字搬迁。衔恨而死；周抗议 4 年。政府将她打得满地爬。要靠 6 只脚认路：双手、双脚和拐杖。

2008 年 12 月 9 日。周和 37 名上访者去香港认路：在香港政府合法注册了一个冤民小团体。周是这个小团体的喉舌——宣传部长；但党指斥这个小团体是反共、反社会主义、反宪法的非法组织。

2009 年 3 月 25 日。周举着移动办公室的牌子（上访者没钱购置自己的办公室）。移动到上海市政府信访办。申请办公室；周被警察移动到了警车上；移动了一个月。周莫名其妙地中风瘫痪了。再也不能自由移动了。

2009 年 9 月 1 日。凌晨 3 时 40 分。周死；众上访者认为：周是被政府下毒害死。周生前说：“我们甚至连一只蚂蚁都不如。”

3

10 时 20 分。瞻仰周的时刻到了。

客人中的上访者失声痛哭：“一个鲜活活的人就这样被政府给整死了。”

政府的代理人、警察和便衣勇敢：没掉一滴泪。

4

周被移动进了焚尸炉。也就是掉一滴泪的功夫。好。走得干净：焚尸炉环保无污染。只吐出一把骨灰；冬至下葬。

5

这一天值得铭记：西宝兴路火葬场棒。从一楼到五楼都歇业。所有的死人都靠边躺；但没挂免战牌。只烧了周。众多上访者称：周生得渺小。但死得伟大。享受到国家元首的火葬待遇了。周在黑色木框里笑着。十分神气。像先知。政府的代理人像鱼扒去内脏般开心。

6

来者皆辛苦。政府的代理人犒赏来宾：祭出丰盛宴席 25 桌；美酒、啤酒、葡萄酒、香槟、饮料敬请喝个够；还有巧克力供宾客磨牙。政府的代理人不扰宾客食欲。 独开 1 桌。上访者不知道如何动筷。众多上访者称：数不清的美食。不敢吃；成堆的美酒。不敢喝；诱人的巧克力。不敢磨牙。

为何？怕政府下毒。周的丈夫朱沛福告诉上访者：政府跟他谈判。说。周死了。政府才会给解决的。如果周不死那么永远都不可能解决的。

7

死人饭由政府埋单。按照政府与朱沛福的火葬协议。一顿饭没花几个钱：300 元巧克力；每桌宴席 880 元。26 桌；共计 22880 元。

8

喉舌已没。恰如斩首。周生前没解决的强迁问题解决了：她的活着的亲密爱人得到一套房子和若干现金。共计 500 万元。

政府从周的身子里吃到了解决强迁方案：不死不解决。政府还免费送周一栋新房子：棺材。1488 元。

9

上海强迁上访者终于吃清了路：都打算去北京天安门广场。集体自杀。

死人饭好吃。

不怕政府搞死我就怕把我的脑子搞坏

刘新娟。53 岁。农民。住上海市闵行区七宝镇新龙村。为宅基地纠纷和强迁而上访。受到嘲弄和打压；从 2003 年到 2007 年。她按照宪法赋予的权力。逐级 上访；但她却被政府、法院、公安局、信访办称为精神病人。6 次强制送进精神病院。注射不明药物；她的儿子冯亮熙遭受报复。失掉工作。还被威胁：下场也是精 神病院。

1

我到上海市高院信访办上访。数名警察用头盔罩住我的头。用塑料胶带封住嘴。用麻绳捆住四肢。踢我阴部。将我抬进精神病院。主任医生程晓峰叫来七八个男性精神病人。把我每个地方按住；捆绑在病床上。不能动弹；用铁器把我的嘴撬开。强制灌药。

我对医生说：你们没有医德。

医生回答我：这不是医院。是监狱。

七八个男性精神病人把我按住。撕破我的内裤。给我打毒针；我身体的每个角落都像有虫子在咬；眼睛不能睁开；上、下牙齿合不拢。我一只手伸在眼前晃。我没办法看到 5 个手指。整天满地打滚；整天不让我睡觉。

主任医生和护士一次一次进来。问我：刘新娟。你还敢再去上访吗？

我听一个医生告诉主任医生程晓峰：给刘新娟打的毒针超过剂量了。程晓峰给我打解毒的针。这针剂一打下去。简直像有万只蚂蚁在身体里爬；吃了安眠药也睡不 着。还要满地打滚；牙齿都嚼不动食物；肚子涨得要命；拉不出屎尿。但我能舒服半个小时。我整天求他打这个针。一个小护士跟我说：刘新娟。这个针也是对你很 不好。不能打的。

我弟弟看到我像个疯子。吓得都不敢来精神病院看我了。

2

我的儿子冯亮熙想救我。割开手臂上的静脉。流了一碗鲜血。用毛笔写了 8 张救我的血书。一点用也没有。我爸爸哭得心脏病发作晕死。我妈妈耳朵听不见、眼睛看不见。也晕死过去。

警察打我儿子。拘留 15 天。又在拘留所打他。要他承认我是精神病人。并要他签字；我儿子不肯。警察打得他浑身是伤。

3

我 6 次被关精神病院。政府是想阻止我上访维权。我不怕政府搞死我。就怕把我的脑子搞坏。我还要留着脑子上访。

4

主任医生程晓峰告诉我的儿子：刘新娟忘记上访了。才能离开精神病院。

5

我离开精神病院。静养一年；脑子不能思考。一动就痛；连路都不认识了。现在。我皈依基督教；再也不相信上访了；政府都是骗人的。

6

万能的上帝。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了。让我为中国所有的上访冤民祈祷。也为中国共产党这个恶魔祈祷。这个地球上根本不存在正义。

7

世界末日到了。